

宋版《文章正宗》重考^{*}

張峻源^{**}

（收稿日期：112 年 7 月 6 日；接受刊登日期：112 年 10 月 12 日）

提要

《文章正宗》作為一部選集，是南宋重要的文體學、文章學、評點學文獻之一，也是鮮有的，多種宋本或覆宋本共同流傳至今的重要版本學文獻。因此已經湧現了不少的文獻學相關研究，重點也集中在宋代版本之上，但目前研究多存在一定的局限，各圖書館對於自己的藏版鑒定也有待商榷。

本文從散見於八處館藏的九種，疑為宋版的現存《文章正宗》書目中，梳理出兩套系統。所論版本限於諸家圖書館、博物館認定為宋版，及筆者所見具備宋版特徵者。以梳理出一個較信實的善本為訴求，對宋版《文章正宗》兩個系統重新考訂，並梳理各自系統內跨時代的覆刻、翻刻等現象。最後進行初步校勘，對兩個系統中各存見本交互對校，嘗試說明各自優劣及文獻適用場景。

關鍵詞：《文章正宗》、真德秀、宋刊本、覆宋本、選集

^{*} 本文承蒙趙飛鵬教授、王基倫教授及學友惠賜寶貴意見，謹此致謝。同時衷心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提點與指正。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一、前言——真德秀與《文章正宗》

南宋真德秀（1178-1235）《文章正宗》作為以理學為核心的選集，開拓性地以「四分法」¹進行分類，對後世的選集、文學批評、文體論、理學思想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南宋重要的選集著作。於文獻學視域下，宋元版本提供了原典文獻的校讎依據等。同時《文章正宗》的諸版本中也不乏有圈點評述者，涉及評點學內容，對宋版《文章正宗》的考訂，能進一步展現宋代評點的概況。一部在眾多中文研究領域都極為重要的著作，明清以降卻傳本逐漸稀少，未形成非常完整的傳承體系。因此，針對其宋版的考訂便顯得尤為重要。

2

雖《文章正宗》時至今日尚有宋版傳世，但對宋版《文章正宗》的版本判斷與定代是存在很多分歧的，如當下可見各大圖書館所藏的同一版本系統，各處鑒定全然不同。復有如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殘卷與臺灣大學藏殘卷，雖版式皆同，後者卻非宋刻。目前有不少針對《文章正宗》版本的考述，整理是比較豐富的，但其版本脈絡，特別是現存宋版的體系及傳承脈絡，還是不甚清晰。因此，重新考訂版本，並梳理出《文章正宗》的傳世體系，即為本文最核心的研究目的。

本文涉及「大字本」系統《文章正宗》與「小字本」系統《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其中「大字本」系統散見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下文簡稱「中國國圖」）、西南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下文簡稱「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下文簡稱「柏克萊」）。「小字本」系統見於臺灣國家圖書館（下文簡稱「臺灣國圖」）藏「南宋末年刊配補元刊本」、臺北故宮藏本三種、臺灣大學藏本、中國國圖藏「徐積餘藏宋麻沙本」、「鐵琴銅劍樓藏元刻本」等諸本。其中「徐積餘藏麻沙本」等雖今證為明本，但其或翻、覆刻自宋小字本，各圖書館鑒定與歷代藏書志錄，多有誤以明版為宋版者，故一併討論。

所謂「大字本」由王文進提出，曰「宋江西刻大字本」³。「小字本」由李學智在討論臺灣大學藏本時，對應大字本提出，用小字本之稱能體現出差異關係，故本文沿襲稱「小字本」系統。⁴據筆者實際測量存本，兩種系統版框寬、高，大字本比小字本分別多出約

¹ 即通過「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種體類類別，對選文類分。

² 囿於篇幅，本文唯討論《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不在此文討論。

³ 王文進著，柳向春標點：《文祿堂訪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72-373。

⁴ 李學智：〈臺大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圖書館學刊》第1期（1967年4月），頁77-79。

30%與 25%，每行字數仍少於小字本。⁵

關於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的具體尺寸，未有確切之定論，且各時代論者的標準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石祥曾據存見宋本尺寸進行過考證，即便同一時代，官刻、坊刻、私刻間，對於大、中字本的界定也存在模糊的現象，小字本的尺寸更由於證據缺乏難做判斷。⁶因此本文中所論及的「大字本」與「小字本」，僅承王、李兩位學者之稱，用以區別本文中的兩個系統。

（一）接受與價值

真德秀，本姓慎，因避諱宋孝宗趙昚（1127-1194）⁷，改姓真，字景元，後改希元，號西山，後世稱西山先生，諡文忠。⁸南宋理學家，屬朱熹理學一派，師承朱熹弟子詹體仁（1143-1206）。〈文章正宗綱目〉言：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⁹

「明義理、切世用」作為選集的標準，是宋代以道統治世之理學觀念的延伸，貫徹了時代背景中「文以載道」的文化價值。此種選編方式，受到了後世文學與理學在選集話語權上的爭議。四庫館臣云：

其持論甚嚴，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顧炎武《日知錄》亦曰：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然

⁵ 比例計算數據，大字本系統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西南大學圖書館及王文進測量數據取均值，小字本系統以筆者實測臺北故宮博物院、臺灣國家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數據取均值。見於王文進著，柳向春標點：《文祿堂訪書記》，頁 372；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442；西南大學圖書館編：《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珍貴古籍圖錄》（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8；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年），頁 1194。

⁶ 石祥：〈歷史中的大字與中字：宋元刻書實態的一個初步假說〉，收入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歷史文獻研究》總第 46 輯（揚州：廣陵書社，2021 年），頁 38-39。

⁷ 「昚」為「慎」的異體字。

⁸ 元·脫脫等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437，頁 12957。

⁹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見於《文章正宗》，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5。

專執其法以論文，固矯枉過直，兼存其理以救浮華冶蕩之弊，則亦未嘗無裨。藏棄之家，至今著錄，厥亦有由矣。¹⁰

四庫館臣對於此書的評價固有如「持論甚嚴」等認可，也闡發了其創見性，但仍有對理學視角選文的質疑，更認為理學思想導致了其書的流傳不廣。

另因真選文的傾向與特例，也導致了由理學觀點出發的批評。明楊慎云：「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¹¹認為真德秀標榜理學，又「姑以文取其言」，並不合乎他理想中的理學選文。由此可見，《文章正宗》是在成書後受到了「道學之儒」與「文章之士」兩個存在某種對立的群體，同時有所私見的著作，這也是此選集流傳上的不利因素之一。

基於特定視角的批評外，著作本身的價值卻不能小覷。首先，開創性的以「四分法」編纂，吳訥稱縱觀古今「無出此四類之外者」，並自認有所承襲。¹²錢倉水盛讚：「（四分法）是雷電般地令人耳目一新的歸併。」¹³合併式類編雖非首創，卻達到了前所未有整合程度，具有文體學意義。其次，作為文章評點正式成熟時期的著作，本文所論「小字本」系統更是難得一見的，接近於成書時代評點、圈點本傳世的著作，是該時代評點學研究的重要文獻。最後，其早期傳本還具備校勘學意義，為後世文獻的校讎提供了重要的憑據。

（二）前人考述概說

本文擬題重考，建構在對前代考證的辨析之上，因此要先行整理前人考述。

1. 版本叢論

張智華對《文章正宗》的版本進行了較細緻的討論，通過卷數歸類版本，分 20 卷本、24 卷本、30 卷本三個主要的系統。但涉及與《續文章正宗》合刊時，拆補卷數以對應的問題，而此著又將兩者版本分論。且除了張所提及的卷數外，另有 25 卷本、26 卷本、不分卷本等，無法準確對應進系統裡。¹⁴分類方法雖兼容並蓄，卻在準確性上有待商榷。

¹⁰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集類二（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5119-5120。

¹¹ 明·楊慎《升庵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47，頁 373。

¹² 明·吳訥、徐師曾、陳懋仁等著：《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頁 5。

¹³ 錢倉水：《文體分類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 年），頁 179。

¹⁴ 僅 20 卷本張即列八種，其他卷數本，每與其中任意一種有所聯繫就歸入此系統。見於張智華：《南宋的詩文選本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84-88。

張秋娥的《宋代文章評點研究》¹⁵第二章涉及版本流變的內容，因此論文為評點學研究，故重點討論具備句讀圈點的版本。綜合宋、元、明諸版本有評點者而論，對小字版本的梳理有參考價值。

金夢琪對版本材料的收集可謂豐富，對於已佚諸本的梳理及年代考證詳實，但對存本的認知多基於文獻，其中不少記錄早已過時，眾多結論藉推測，對佚本的考據篇幅亦略有喧賓奪主之意。¹⁶

2. 單一版本考訂

李弘毅撰有兩篇西南大學圖書館藏《文章正宗》殘卷的版本研究論文。¹⁷兩篇文章間隔十餘載，蓋李氏後見劉克莊序跋，復對館藏殘卷有了新的認知，以為「莆田本」，但文獻恐未能支持他的結論。

李學智研究了臺灣大學藏本殘卷一種，其對所見版本記錄細緻，雖有誤識等微瑕，仍可稱為嚴謹的版本詳錄。但由於李未能見到更多其他版本，所以考證並不完善，結論也只能立於推測之上。¹⁸

（三）藏書志錄

歷代藏書志錄中所錄《文章正宗》版本頗多，其中不乏已佚者。本文討論宋版今存本，故僅錄本文涉及的兩個版本系統者。

1. 大字本系統：

（1）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著錄「江西大字本」

宋真德秀撰。宋江西刻大字本。補抄八卷。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雙行。板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陳士可、陳興、張震、劉清、德華。宋避諱至「慎」字。有「朱筠」、「朱錫庚」印。¹⁹

¹⁵ 張秋娥：《宋代文章評點研究》（武漢：武漢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62-64。

¹⁶ 金夢琪：〈《文章正宗》宋元版本述考〉，《文教資料》第7期（2020年3月），頁22-25。

¹⁷ 西南師範大學於2005年併入西南大學。李弘毅：〈西南師範大學藏宋版《文章正宗》殘本簡介〉，《文物》第6期（1997年6月），頁79-81；李弘毅：〈殘宋本《文章正宗》考述〉，《文獻》第1期（2009年1月），頁180-181。

¹⁸ 李學智：〈臺大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頁77-79。

¹⁹ 王文進著，柳向春標點：《文祿堂訪書記》，頁372-373。

此「宋江西刻大字本」，在王文進（1894-1960）行文時，是知有對應之小字本，還是僅憑其版框、刻字寬大言之，已不得而知。王所見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能與現存大字本對應。

（2）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琅書目》著錄寬行大字本

《文章正宗》四函，三十二冊。宋真德秀自序……是書寬行大字，用筆整肅，刻手印工亦皆精好，前後無他人序，似即真德秀纂輯成書時，自為校勘之本。²⁰

此藏本于敏中（1714-1779）等雖沒有對行款等方面進行詳盡的介紹，但對刊刻、印刷角度有所記錄。²¹

（3）陸心源《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著錄宋本

《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槧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宋諱有缺有不缺，蓋宋季坊刊本也。間有元修之葉，則無字數及刊工姓名矣……²²

陸心源（1838-1894）所見版本同屬十行二十字的版本。陸言補葉存在不刊字數和刻工的情況，為王重民的考證提供了依據也造成了困擾，後文將詳述。

（4）瞿鏞《鐵琴銅劍藏書樓藏書目錄》著錄大字本

此本文忠自序已佚，亦無劉跋……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字同。板心著大小字數及刊工人姓名。「筐」、「桓」、「完」、「樹」、「購」字有減筆。板刻清朗，《天祿琳琅》所謂寬行大字，用筆整肅者是也。卷首有「雲谷山房圖書」朱記。²³

²⁰ 清·于敏中等著：《天祿琳琅書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3，頁91。

²¹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錄有元版「泰興季氏藏本」，劉薈認為其乃元至正元年高仲文刻明修本。存卷1、2、4、6至24，今藏於山東省博物館（書號18.094）；存卷3，今藏於上海圖書館（線善800042）。羅振常曾見上圖存本，以為與《天祿琳琅書目》錄宋本同。見於清·于敏中等著：《天祿琳琅書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11，頁637。劉薈著：《天祿琳琅知見書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379-380。

²² 清·陸心源著，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446-447。

²³ 清·瞿鏞：《鐵琴銅劍藏書樓藏書目錄》，收入顧廷龍等編：《續修四庫全書》第9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23，頁400。

瞿鏞（1794-1846）所錄版本與王文進錄「江西大字本」行款皆同，又自認與《天祿琳琅書目》著錄寬行大字本同，但是此藏本後流入中國國圖，經汪桂海考述，認為此本為元刊，²⁴後文將進一步考證。

2. 小字本系統：

（1）瞿鏞《鐵琴銅劍藏書樓藏書目錄》著錄小字本

是本標目有「西山先生」四字。前有紹定執徐之歲自序及「正宗綱目」一卷，文中標抹圈點具存，尚出自序本也。明刻有「正宗綱目」而無自序。卷首有「璜川吳氏收藏圖書」朱記。²⁵

據「西山先生」與「正宗綱目」可知或與小字本系統有關。瞿鏞認為所見明翻刻本無自序，與其所藏鑒元本者有異，始見兩種小字本並行的記錄。²⁶

（2）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著錄圈點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目錄一卷。前當有序文，此本已失……黑口版。每葉廿行，行廿一字。旁有句讀圈點。與《天祿琳琅》寬行大字宋本不同……收藏有「寶樹借觀」朱文方印。²⁷

此圈點本從題名、行款、句讀圈點等，可見是小字本系統存本。孫星衍（1753-1818）認為此本乃宋本，且較早與大字本並觀。

（3）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記》著錄麻沙本

邵懿辰（1810-1861）錄有：「徐積餘藏宋麻沙本，十行二十一字。」²⁸徐乃昌（1869-1946）述：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真德秀希元撰。宋刊本。每半葉十

²⁴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頁1281-1282。

²⁵ 清·瞿鏞：《鐵琴銅劍藏書樓藏書目錄》，卷23，頁400-401。

²⁶ 雖非錄宋本，稱元刻、明刻，但此錄影響廣泛且與宋本有關聯，故備一說。

²⁷ 清·孫星衍著，焦桂美、沙莎標點：《平津館鑒藏書籍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7。

²⁸ 清·邵懿辰著，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頁895。

行，行二十一字。高六寸，廣四寸。黑線口，雙邊。口作「文幾卷」。首有〈文章正宗綱目〉……首有文忠自序，已佚。²⁹

據徐乃昌的記錄，此所謂麻沙本，與孫星衍所錄者題名、行款一致，且同具備圈點，雖不能確定是同一個版本，但是基本可以認為是同一個系統下的刊本。

至此據各藏書志錄，可知《文章正宗》流傳至少兩個版本體系，並可知其中或有覆刻、翻刻等現象待考。

二、大字本系統《文章正宗》考述

（一）「大字本」系統存本

關於大字本體系，王文進「宋江西刻」³⁰說，並未給出更詳盡的依據。陳先行考察王氏判斷宋江西刊刻諸書目時，曾特別肯定王氏對江西本的識認，並呼籲文獻學者重視。³¹筆者比對上海圖書館藏宋江西刻本《資治通鑑綱目》等明確為南宋江西版本者，認為字體確實頗為相似，刀法圓潤生動而不失鋒稜，兼取顏體、柳體。結合李清志稱宋江西本「字畫如寫，刀法極為圓潤」³²云云，皆頗相似。從避諱、版式、刊工等角度，可初步認定為宋刊本。但因江西本存世不多，無法進一步通過刻工等角度確證，故此本文僅稱「宋大字本」。

對此版的現存諸殘卷，可謂眾說紛紜。中國國圖藏第7卷（書號：17930），被認定為元本；³³圖書館存卷4、卷10、卷13、卷15（書號：A05399），王重民引陸跋稱「宋季坊刊」；³⁴西南大學圖書館藏本存卷21之下，雖然是蝴蝶裝，但是行款一致，稱「南宋莆田郡學刻本」³⁵；柏克萊藏本存卷14（書號：PL2409.C417 W46），定為宋末刻本。³⁶

²⁹ 徐乃昌著，柳向春、南江濤整理：《積學齋藏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240。

³⁰ 王文進著，柳向春標點：《文祿堂訪書記》，頁372-373。

³¹ 陳先行：《古籍版本（修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頁194。

³² 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頁57。

³³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集部，頁2770。

³⁴ 王重民輯錄，袁同禮重校：《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下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071-1072。

³⁵ 西南大學圖書館編：《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珍貴古籍圖錄》，頁8。

³⁶ 美·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32。

將四種說法不一的藏本版本信息集中觀察，可發現皆為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線黑口，雙魚尾。刻工方面，筆者識已公開的存本三種，另西南大學圖書館藏卷 21 之下未公開，據對原本的研究錄，識錄見表 1。

表 1

藏地藏本	刻工（以出現順序記錄筆者可辨識者）	備註
中國國圖藏卷 7	「仲發」、「文」、「劉卿」、「卿」、「劉清」、「士舉」、「潘進之」、「周振」、「生」、「劉仁卿」、「鄭禮」、「何充（彥）」、「陳興」、「東」、「晨」、「林才（方）茂」、「元」、「吳甫」、「吳」、「張震」、「周用」	據「中國古籍資源庫」 ³⁷ 中公開的資料識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卷 4、卷 10、卷 13、卷 15	「劉文」、「文」、「生」、「震」、「張震」、「劉仁卿」、「仁卿」、「劉卿」、「茂」、「朱千」、「元」、「吳」、「陳興」、「興」、「丁衛」、「丁」、「周用」、「林才（方）茂」、「才（方）茂」、「士舉」、「晨」、「潘進之」、「進之」、「振」、「東」、「陳士可」、「劉清」、「用」、「魯信」、「信」、「仲發」、「甫」、「文郁」、「鄭禮」、「陳士可」、「焦亮」、「何充（彥）」、「關政」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公開資料 ³⁸ 識
西南大學圖書館藏卷 21 之下	「張振」、「清」、「信」、「仁□」、「振」等	未公開全本，據《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珍貴古籍圖錄》 ³⁹ 及〈殘宋本《文章正宗》考述〉 ⁴⁰ 記錄
柏克萊藏卷 14	「陳士可」、「士可」、「仲發」、「劉卿」、「振」、「才（方）茂」、「劉仁卿」、「丁衛」、「鄭禮」、「魯信」、「興」、「晨」、「關政」、「仲發」、「士舉」、「東」、「文郁」、「生」、「劉清」、「焦亮」、「周用」	據「漢典重光古籍數字化平臺」 ⁴¹ 公佈版本識

王肇文錄有宋刊大字本刻工 14 人，與筆者所識出入不大。⁴²刻工的姓名鐫刻往往蘊含可辨識性特徵，在辨別刻工是否為同名氏時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劉仁卿」、「仁卿」、「劉

³⁷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62584.0>（最後瀏覽日期：2023.11.26）

³⁸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
<https://www.loc.gov/item/2012402168/>（最後瀏覽日期：2021.6.20）

³⁹ 西南大學圖書館編：《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珍貴古籍圖錄》，頁 8。

⁴⁰ 李弘毅：〈殘宋本《文章正宗》考述〉，頁 180。

⁴¹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本）
<https://wenyuan.aliyun.com/home/book?bookId=129>（最後瀏覽日期：2023.11.26）

卿」，「卿」字末筆順勢拉長，末尾向字內側鉤筆，鉤筆經測量大多在 45°至 65°之間，筆法相似，字用簡寫，故可基本認為出自一人之手。

綜合而觀，四種圖書館藏殘卷，行款、刻工之間，皆能對照呼應，很有可能出於同版。如上述刻工「劉卿」，中國國圖藏本、美國會圖書館藏本、柏克萊藏本都數次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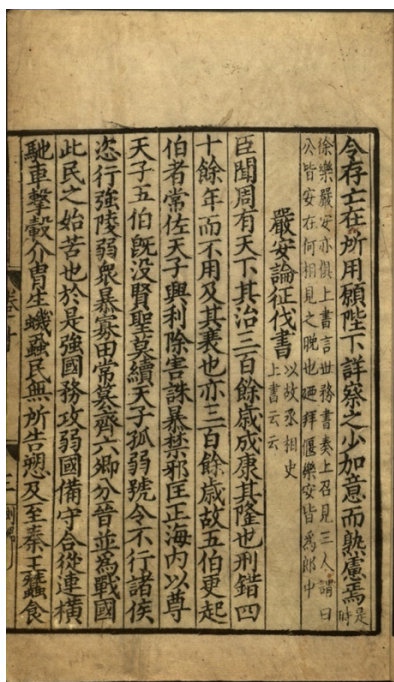


圖 1 美國會圖書館藏本刻工「劉卿」頁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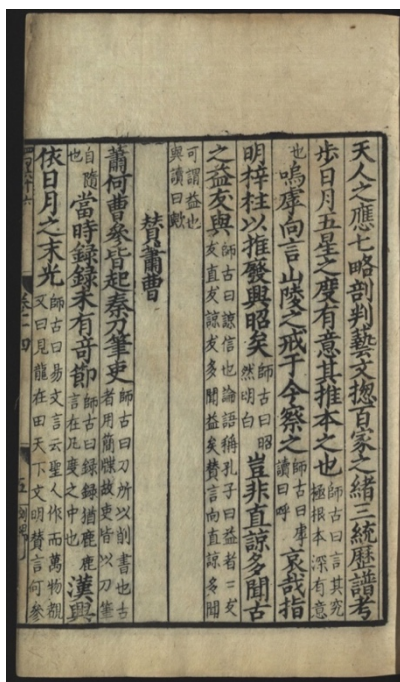


圖 2 柏克萊藏本刻工「劉卿」頁 44

1. 中國國圖藏本與美國會圖書館藏本

兩者合論，是因其有明確關聯。從兩者所藏書目刻工的大量重疊，能看出版刻之時的關聯性。前者定為元刻，金夢琪認為這種判斷是基於其為元修補之卷而來。⁴⁵筆者觀兩者均有「朱筠」白方、「虛中」朱方、「朱印錫庚」白方，可知兩館所藏殘卷或本是同套，只是散落兩地。

⁴² 其中「茂」字為「茂」字誤識。見於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399。

⁴³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卷 10，第 3 頁。

⁴⁴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本），卷 14，第 5 頁。

⁴⁵ 金夢琪：《〈文章正宗〉宋元版本述考》，頁 23。

王重民引陸心源之說，認為與其所見美國會圖書館藏本行款一致，但又轉言：「余檢此四冊，每頁均有字數及刻工姓名，似亦依照原姓名重刊，然實有元修者，其字數為楷寫，刊工姓名亦似照原姓名重刊，豈此本之刷印，又在陸本之前歟？」⁴⁶王氏未曾說明他如何判斷元修之頁，但其所引陸心源藏本恐非此版，故生疑慮。

關於美國會圖書館藏本，王重民引陸心源所言，並以為同之。王氏雖廣觀瞿鏞、于敏中和陸心源三家，卻惜未見到王文進著錄。有關卷 7 的鑒定，中國國圖古籍著錄鑒定向來嚴謹，殘卷或者未有明確標明朝代者，多向後一個朝代進行斷代。此版有補修之頁，故中國國圖保守認定元本亦有所據。

2. 西南大學圖書館藏本

西南大學圖書館藏本惜未得見全本，僅見《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珍貴古籍圖錄》卷 21 下首葉。⁴⁷該本未開放觀覽，亦未經數位化，好在此版本的研究文獻較豐，可供深入。



圖 3 《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珍貴古籍圖錄》錄《文章正宗》藏本⁴⁸

⁴⁶ 王重民輯錄，袁同禮重校：《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下冊，頁 1072。

⁴⁷ 西南大學圖書館編：《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珍貴古籍圖錄》，頁 8。

⁴⁸ 西南大學圖書館編：《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珍貴古籍圖錄》，頁 8。

李弘毅記錄了該書基本情況，並對比了陸心源介紹的版本，認為所見藏本「紙質」、「墨色」和「字跡」等非常精良。雖陸未描述紙墨等角度，但是李還是因陸提及「坊刊」而斷定兩者絕非同版。李氏雖列出書影，認為其與美國會圖書館藏本是同一種「款式」，但最終也未給出版本定論。⁴⁹

十餘年後，李弘毅再次撰文，更深入地介紹了該殘卷的發現及版本情況。李所錄版本信息，全同於前論分藏兩地者。但李後面的推論卻脫離了他所見到的版本，他根據劉克莊的著述大致推斷了幾種宋版《文章正宗》的成書年代，最後卻直接以「版刻風格」得出為「莆田郡學本」結論。⁵⁰論文未對比其他莆本，且所引證的劉克莊本人在書寫刊序時，也尚未能得見成書，對莆本更無任何版式、內容的記錄，⁵¹直接定論，恐難令人信服。且此說顯然受到西南大學的認可，無論展覽還是圖錄，都以莆田郡學本自稱。文獻研究後學若以之為莆田郡學本參考標準，恐生謬矣。

3. 柏克萊藏本

柏克萊藏卷 14，鮮被學者所提及，蓋因藏於海外，柏克萊的善本書志又成書較晚。

該殘卷行款前述已備，觀其刻工版式，應與上述三種同，不再贅述。此殘卷 14 亦屬孤本卷，同樣應當受到重視。柏克萊在版本斷定上認為是「宋末刊本」，是較為保守且合理的。

4. 靜嘉堂藏本與覆刻之說

據日本河田羆編纂的《靜嘉堂秘籍志》記載，靜嘉堂藏有一套 24 卷的「宋刊本」《文章正宗》。⁵²雖然所錄行款與上論四種皆同，但尚不論其墨色含混不清，多有補卷、補頁，唯其宋版的鑒定就有待商榷。

首先，此版刻工較少，未與上述各圖書館藏宋刊殘卷有所重疊，卻正與中國國圖藏元至正元年高仲文刻明修本《文章正宗》刻工相符。其次，版框文字與宋板不同，宋版書「卷幾」，而靜嘉堂藏本書「文幾」，間或無規律出現極少數「卷幾」。最後，從刊刻技術上來看，刊字橫畫起筆處多有尖三角，且各式直畫大多從左橫彎切直，是非常明顯的金元刊刻風格。至此可以斷定河田羆所說，並無根據。嚴紹盪認為陸心源所記錄的「宋本」即是此

⁴⁹ 李弘毅：〈西南師範大學藏宋版《文章正宗》殘本簡介〉，頁 79-81。

⁵⁰ 李弘毅：〈殘宋本《文章正宗》考述〉，頁 181。

⁵¹ 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6688。

⁵² 日·河田羆著，杜澤遜、李寒光等點校：《靜嘉堂秘籍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卷 12，頁 389。

靜嘉堂本，上有「歸安陸樹聲藏書之印」，由此可解釋前文王重民引陸說時的疑慮。⁵³

進而據《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認為此版為元覆刻宋版明修補的版本，此說鮮受關注。⁵⁴以上述四家圖書館藏宋本殘卷，與此版進行校對，可發現確有翻刻或覆刻關係。在宋版字體刊刻之結構有所偏移的地方，多能對應，初刻之時行間距把握不當處也有所保留。如美國會圖書館藏卷4末葉小字部分，每行首字與每行第二字間空隙較大，而元刊本亦如是，可基本斷定為覆刊。

瞿鏞著錄大字本，同是此版本，因其後流入中國國圖，已數位化，「雲谷山房圖書」朱印及「鐵琴銅劍樓」朱印可證。對照其刻工，俱能與靜嘉堂藏版對應，可知其亦為元版。羅振常識《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11所錄本為宋版者，亦為此元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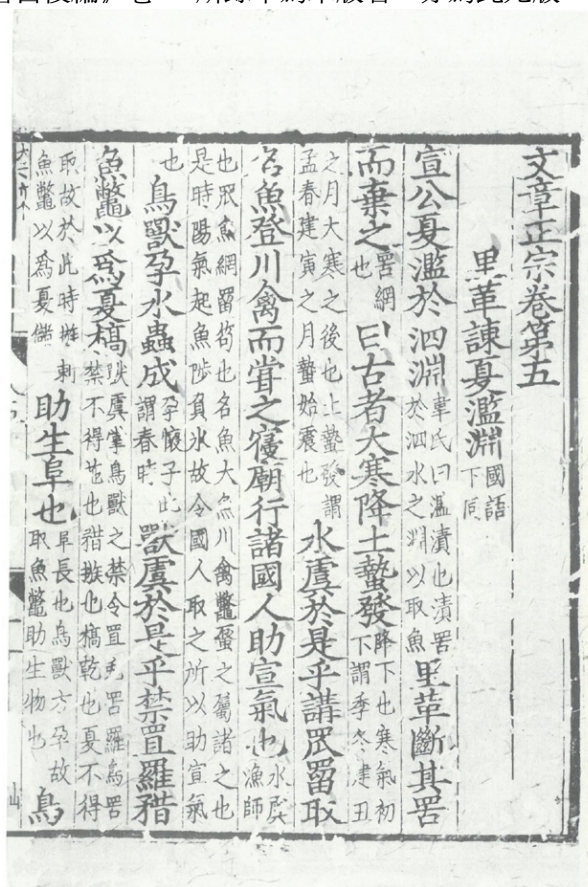


圖4 靜嘉堂藏本⁵⁵

⁵³ 嚴紹璽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830-1831。

⁵⁴ 日・靜嘉堂文庫編著：《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頁129。

⁵⁵ 日・靜嘉堂文庫編著：《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頁489。

（二）「大字本」系統綜述

綜上可知，中國國圖藏卷 7，美國會圖書館存卷 4、卷 10、卷 13、卷 15，西南大學圖書館藏本存卷 21 下，柏克萊藏本存卷 14，都屬於同版宋大字本系統殘卷存本，互相未有重複卷數，皆為孤本。其中中國國圖藏殘卷與美國會圖書館藏卷同一套書，僅分散兩地。中國國圖、美國會圖書館之鑒定，雖有各自考量，但本研究或可為其提供更精確的依據。西南大學圖書館鑒定，有待重新商榷。

另結合河田羆等人的記錄，最終認定靜嘉堂藏本是元覆刻的版本。亦可知前文列王文進所錄，即現存殘宋本。瞿鏞、陸心源所錄，是元覆刻本。

此版本殘卷合而觀之，可見其刊工優異，寬行大字，字體清朗明晰，諸殘卷印刷也都堪稱精美。但細校其內文，除避諱不嚴的問題，該版大量使用簡化字體，還出現了錯字、增字，甚至脫句的情況。

後世元版重刊時，盡可能保持了原宋版的面貌，有所遺誤的地方也多照刊。所見元版印本皆難稱精緻，有明顯的金元刊刻風格，刊工墨印遠不如宋版。

三、小字本系統《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考述

（一）小字本系統存本

《天祿琳琅書目》對小字本有較系統的介紹：

宋真德秀撰。二十四卷。前「正宗綱目」一卷。前宋版中載是書，有真德秀自序，此本無之。且標題之首稱「西山先生」，其為明時所刻無疑，而撫印亦不及前書矣。

56

此「天祿琳琅」所見本，卷數、前有「正宗綱目」、標題首稱「西山先生」，皆與本文討論小字本同。僅憑對比大字本的差異，就斷言為明刻，實在有些武斷。

阿部隆一訪臺錄諸多版本，所錄皆為半葉十行二十一字之小字本系統，其中包括六套三種，是時「國立中央圖書館」⁵⁷藏兩套，6 卷殘卷本被認定為「宋末元初建安刊本」⁵⁸，

⁵⁶ 清·于敏中等著：《天祿琳琅書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頁 376。

⁵⁷ 臺灣國家圖書館舊稱。

另一套完整存本定為「明前期刊本」⁵⁹。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三套、臺灣大學藏殘卷，被認為屬於同版，定為「元末明初建安覆宋本」⁶⁰。阿部隆一通過在臺灣訪查古籍，梳理了三種相互有所關聯的小字版本，並細緻的列出刻工、版框尺寸等重要信息可供參考，但其認定亦需重新考量。

相較於大字本，小字本的情況複雜很多，涉及補板、翻刻、覆刻，形成至少三個體系。下文將列各個藏本的情況，而後綜合分析。

1. 「徐積餘藏麻沙本」之說

「積餘藏麻沙本」因其為行款與大字本不同的系統，且受到了邵懿辰的記錄，成為受到眾多關注的一個版本，但學者多認為其已不傳，如金夢琪就表示：「此本似已散佚。」⁶¹實際上此本當下正藏於中國國圖，並已數位化公開。根據公開資料，可知其宋刻說存疑。

徐乃昌，字積餘，清末民國著名藏書家、學者。中國國圖藏一部 24 卷本，卷首徐乃昌手題「宋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廿四卷」，下小字書「共二十四冊，南陵徐氏積學齋采定善本」，題記之上蓋「南陵徐乃昌審定善本」朱印，並於每卷首葉蓋有「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朱印。中國國圖記十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邊，明初本（書號：02695）。此本正是徐乃昌舊藏、邵懿辰所見本。

⁵⁸ 日・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 年），頁 598。

⁵⁹ 日・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頁 598-599。

⁶⁰ 日・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頁 154-155，658，739。

⁶¹ 金夢琪：《〈文章正宗〉宋元版本述考》，頁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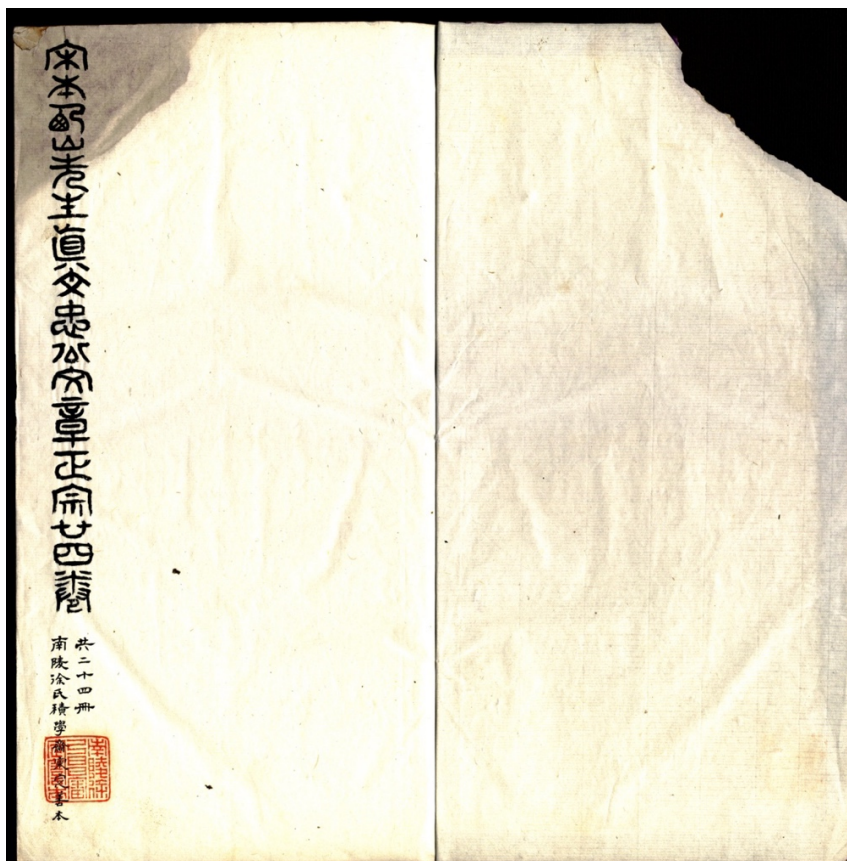


圖 5 中國國圖藏「積餘藏麻沙本」⁶²

據《積學齋藏書記》記載：

宋真德秀希元撰。宋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高六吋，廣四吋。黑線口，雙邊。口作「文幾」⁶³。卷首有〈文章正宗綱目〉。此書分四門，辭命三卷，議論十卷，敘事八卷，詩賦四卷。首有文忠自序，已佚……⁶⁴

⁶² 圖 5 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閱覽室」提供。

⁶³ 以此記核對中國國圖藏本，行款俱符，唯口作「文幾」，非口作「文幾卷」。故筆者查閱徐乃昌手稿本《積學齋藏書記》，知其未著句讀，此處應為「口作『文幾』卷」，或「口作『文幾』，卷首……」，蓋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整理者柳向、南江濤，在進行句讀、整理時產生的遺誤。見於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記》，收入李萬健等編：《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第 18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頁 642-643。

⁶⁴ 徐乃昌著，柳向春、南江濤整理：《積學齋藏書記》，頁 240。

筆者識之行款如錄，版框間有左右雙邊、四周雙邊者。該書黑口多為粗黑口，前 20 卷鮮有刻工，自卷 21 起方有較多刻工，刻工姓名有散見陰刻。間有紙質有所差異者，蓋補版或補印。目錄卷〈任鄴令漢陂游眺〉後一篇篇名處有墨釘空行。卷 3〈宣帝賜趙充國書〉第四篇第八行第八字有墨釘。卷 15〈寄許京兆孟容書〉中「旁午構扇，盡為敵仇」一句，其中「盡」字無，為墨釘待校。根據《柳宗元集》：「『盡』字，一作『便』。」⁶⁵可知墨釘由來，亦知此本重新經過校對。卷 21 上缺倒數二、三兩葉，中國國圖未標。筆者錄所見版本刻工。⁶⁶中國國圖認定為明初刻本，但徐卻認為此本是宋麻沙本。

另臺灣國圖藏有「元刊本」（書號：13658），行款、版式、刻工俱同於前論「積餘藏麻沙本」，當為同版。此版本 24 卷，48 冊。上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印、「項叔子」白文印、「華陽王曉圖書」朱印、「金華宋氏景濂」朱印。是籍未以卷分冊，本以其將未分上下卷者亦分上下冊，然實際分冊更為雜亂，一冊之中往往有多卷首尾，如卷 20 與卷 21 上即入一冊之中，亦多見一篇文章拆入兩冊之現象。但是較中國國圖徐乃昌舊藏本，未有缺頁現象，可以作為前者補充。從印版清晰程度與墨色深淺看來，應較「積餘藏麻沙本」後印。

綜上此一版本出現了三種說法，即徐乃昌稱「宋麻紗本」，臺灣國圖稱「元刊本」，中國國圖稱「明初刊本」，產生了較大的分歧，需通過刻工、版式以及與其他版本的對比進一步考察。

2. 中國國圖藏「鐵琴銅劍樓藏元刻本」

中國國圖藏行款同者另有一套「明刻本」（書號：04192）。記十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雙邊。據筆者所見，此書綱目、目錄、卷 1 未見刻工，卷 2 開始有大量刻工姓名，但是卷 19 並無刻工，卷 22 下出現較少刻工，且出現刻工與「積餘藏麻沙本」重複者。見有十行二十二字，如卷 3〈報臧宮詔〉第七行二十二字，卷 5〈臧孫論詰盜〉第十二行二十二字等。「積餘藏麻沙本」有墨釘處，此本多見空格留白。卷 3 有缺頁，中國國圖未標。筆者錄所見版本刻工。⁶⁷

⁶⁵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30，頁 780。

⁶⁶ 筆者所識刻工：「姜」（陰刻、陽刻皆有之）、「游疇」、「游二」、「范汝」（陰刻）、「陳何」、「何好」、「吳名」、「記成」、「張朋」、「何二」等人。另有「景舟」、「詹現」、「雙平」、「劉本」等人，蓋闕本補卷，非原本。

⁶⁷ 筆者所識刻工：「士達」、「吳原禮」、「張名遠」、「黃孟龍」、「虞子德」、「劉貫」、「劉宣」、「魏名」、「江原良」、「原良」、「羅六」、「延生」、「劉復」、「子和」、「江彥」、「虞子得」、「景舟」、「保」、「魏祐（右）」、「子高」、「劉宗」（陰刻）、「詹現」、「伯美」、「官永茂」、「徐子中」、「子中」、「雙平」、「黃志道」、「江子名」、「葉松」、「劉八」、「以實」、「吳福」、「蔣佛」、「付資」、「付彥成」、「付名仲」、「周壽」、「劉侍者」、「章毫」、「周同」、「孟淳」、「陳魯」、「劉本」、「章亭」、「范彥從」、「彥正」、「六宴」、「彥文」、

此本信息最少，然保存較好，印刷清晰且鮮有蟲蛀。首卷無任何印記、題記，卷 1、卷 2、卷 3、卷 13、卷 21 上、卷 22 下、卷 23、卷 24，卷首有「鐵琴銅劍樓」朱印。前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中記有兩個版本系統，其中小字本系統又分有元刊、明刊兩種。由此行款信息、印記、題名、「標抹圈點具存」等信息，可知此藏本或為瞿鏞藏本。查〈綱目〉首頁右下可見「璜川吳氏收藏圖書」印，僅可從版框處辨識。卷 1 見有「良士眼福」印，天頭有「虞山瞿紹基藏書之印」，可知此本為《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之「元刻本」。據「鐵琴銅劍樓」朱印隔卷出現，另《目錄》稱其有〈自序〉，今見本佚之，推測此套此本或存在佚卷與配補。下文涉及該版本以中國國圖藏「鐵琴銅劍樓藏元刻本」稱之，與同藏在中國國圖徐乃昌舊藏本加以區別。另其元刊之說，亦需要從刻工等方面細加斟酌。

3. 臺灣大學藏宋刻本之說

臺灣大學圖書館曾從高凌霨（1870-1940）處購得一批古籍，其中不乏善本。最受重視的，當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存卷 21 下、卷 22 上下、卷 23、卷 24，共計六本（書號：中善 1478）。李學智曾對臺大所藏之版本進行了描述，並據歷代藏書志錄、避諱、紙張、字體等，認為「其必為南宋中葉以後的刊本，而且近乎閩刊。」⁶⁸臺大張寶三也曾表示此藏版為南宋末年刊小字本，並為「本館所藏唯一宋本。」⁶⁹但在張之後主編的《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中，似又改變了想法，列此殘卷為「明刻本」。

70

筆者至臺大圖書館調閱，錄信息如下：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版心刊「文幾」卷，下刊葉數，有刻工。每卷首題「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下刻卷數，蓋「拙安田氏曾閱」長方朱印。紙薄且脆，間有不同紙質，或有後補葉。卷 21 下第六葉佚失，然此版直接將其後一葉相連，佚葉原應有〈袁家渴記〉後半、〈石渠記〉、〈小石城山記〉前半。宋諱有避有不避，避諱者如卷 21 下，〈始得西山宴遊記〉首行第九字「恒」末筆減筆，卷 23 〈過郭代公故宅〉第五行十一字「貞」末筆減筆。未避諱者，如卷 21 下〈張中丞傳後敘〉倒數第三行第五字「貞」未避諱，卷 23 〈杜

「連彥」、「彥和」、「彥政」、「貴全」、「魏海」、「景中」、「汝敬」、「肖寄」、「虞十五」、「子高」、「魏伯美」、「姜」、「陸宴」、「虞亮」、「佛林」、「陳士達」、「張朋」、「何二」、「陳何」、「游疇」、「游二」、「六」等。

⁶⁸ 李學智：〈臺大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頁 79。

⁶⁹ 張寶三：〈臺灣大學所藏珍本東亞研究資料特展〉，《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51 期（2004 年 7 月）。

⁷⁰ 張寶三主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中國古籍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頁 282。

鵬〉第二行第十八字「恒」未避諱。可知其避諱不嚴，且多見同字有避有不避者。筆者錄所見版本刻工。⁷¹

所蓋「拙安田氏曾閱」者，李學智言「田拙安不知何許人也，印色頗新，似為近人之名。」⁷²清末民初與高凌霨同仕於北洋政府的田文烈，晚號拙安老人。民國十一年「第二次唐紹儀內閣」兩人共事，也相繼任「農商總長」之職，相互交流藏書是有可能的。雖無其他更為直接的證據，結合藏印印色之新，蓋也能識。

此本爭議頗多，除李學智與張寶三言宋刻、明刻外，陳怡薇在《臺灣公藏宋版書調查研究》中，將臺灣大學藏本列入「疑為元版者」⁷³一表，認為其或為「元末明初間覆宋建安本」⁷⁴。

⁷¹ 筆者所識刻工：「貴全」、「連彥」、「江子名」、「汝敬」、「佛林」、「丘老」、「六宴」、「占現」、「子高」、「劉宗」、「芋子」、「付名仲」、「黃以實」、「士達」、「付賢」、「章亭」、「徐子忠」、「官永茂」、「陸宴」、「羅六」、「魚亮」、「魏海」、「葉松」、「邱劉復」、「劉鉉」、「劉十」、「劉宣」、「孟淳」等。另李學智論文中有識刻工，然所識未全，其中「魚亮」蓋誤識為「魚高」。見於李學智：〈臺大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頁 79。

⁷² 李學智，《臺灣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頁 79。

⁷³ 陳怡薇：《臺灣公藏宋版書調查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76。

⁷⁴ 陳怡薇：《臺灣公藏宋版書調查研究》，頁 82。



圖 7 臺灣大學藏「宋刻本」⁷⁵

4. 臺灣國圖藏宋版元補之說

臺灣國圖藏「宋版元補」本（書號：13657），存卷 15、卷 19 至卷 22、卷 24，十行二十一字，左右雙欄，版心線黑口，雙黑魚尾相向，下方記刻工。卷 15、卷 19、卷 20、卷 24，四卷末葉有「國學正奏名蔡公亮校正」一行。藏印有：「邵園祕笈」白文印、「梧桐鄉汪嵐坡藏」白文印、「黃印丕烈」白文印、「馬氏家藏圖書世世子孫永保」朱印、「蕙圃收藏」朱印、「臣振玉」白文印、「汪嵐坡癸亥以後所得」白文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

⁷⁵ 圖 7 由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提供。

藏」朱印、「士礼居藏」朱印、「振玉印信」白文印。前有清汪泰基手書題記，《皇清書史》言其為歸安諸生，號「嵐坡」，⁷⁶可知「梧桐鄉汪嵐坡藏」之所屬。筆者錄所見版本刻工。

77

邵懿辰言：「傳沅叔云：『在蘇州見殘宋本，祇存十五、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四各卷。十行二十一字，每卷尾有國學正奏名蔡公亮校正一行，初印精絕。』」⁷⁸查傳增湘錄此蔡公亮校正本為元刊本，曰「……存卷十五、十九、二十、二十一上、二十二下、二十四……十行二十字，線黑口，左右雙闌，注雙行同。卷中皆加句讀。每卷後有『國學正奏名蔡公亮校正』一行。收藏鈐有『士礼居藏』……辛未二月初一見於蟬隱廬，索四百元。」⁷⁹此兩者雖然都有蔡公亮校正，但是邵懿辰言「十行二十一字」，而傳增湘云「十行二十字」，卷數也有所出入，考傳熹年整理手稿同之。⁸⁰

傳增湘言見於「蟬隱廬」處，故此查羅振常《善本所見錄》，有見元刊本所蓋印同者，其行款所記確為「十行二十一字」⁸¹，因此可以斷定是傳增湘誤識。但是卷數的出入，因羅振常未標，則難以通過同樣的方法考訂，便產生了兩種可能性，一是傳增湘所見版本未有卷 21 下與卷 22 上，後人補之，二是此處同樣為傳增湘誤識、誤錄。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邵懿辰本是未見過此本的，但是他所言行款、卷數是一如臺灣國圖藏本的，蓋知「傳沅叔云云……」或另有出處。加之卷 22 上雖因裝訂於卷 21 下後同冊，未有印記，但卷 22 上鈐印俱與前卷同，可確知卷數差異亦為傳增湘誤錄。同樣若傳所見版本為此本，邵懿辰與傳增湘言每卷末題「國學正奏名蔡公亮校正」，今見僅四卷有題，亦誤。

此藏版卷首清汪泰基手書題記，據羅振常、傳增湘所錄印記，知當書於所見之前，然二人皆未曾錄之，這或許是因為汪泰基所言大抵是在討論宋版價值，而未多言此本訊息。其書曰：

宋槧本書珍與宋拓碑帖等，季滄葦、錢遵王、黃蕘圃所藏，可謂空前絕後，然不全者十之八九，且元明時刷印居多。茲真西山文章正宗，雖僅有八冊，妙在宋槧之初

⁷⁶ 張延厚：《皇清書史》，收入《遼海叢書》第 5 集（瀋陽：遼海書社，1933-1936 年），卷 18，頁 17。

⁷⁷ 筆者所識刻工：「徐子中」、「子中」、「士達」、「虞十五」、「景中」、「付名仲」、「付資」、「劉侍者」、「周同」、「陳魚亮」、「魚亮」、「孟淳」、「劉宗」、「景州」、「子高」、「詹現」、「姜原良」、「原良」、「伯美」、「劉保」、「丘老」、「吳服」、「劉十」、「劉宣」、「葉松」、「虞子德」、「魏海」、「羅六」、「彥和」、「陸彥」、「保」。另臺灣國家圖書館特藏組所錄刻工中，「羅六」蓋誤識為「羅大」。見於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 年），頁 318。

⁷⁸ 清·邵懿辰著，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頁 895。

⁷⁹ 傳增湘著，傳熹年整理：《藏園群書經眼錄》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17，頁 1497。

⁸⁰ 清·莫友芝著，傳增湘訂補，傳熹年整理：《藏園訂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卷 16 上，頁 40。

⁸¹ 羅振常著，汪柏江、方俞明整理：《善本所見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89。

印者，斯時紙簾紋闊可證也，其裝訂標面，尚是前明，真希所見也，不必抄補齊全，亦不礙其為寶也。乙丑夏日，梧桐鄉人汪泰基得於申江寓次。其值英洋肆拾餅。⁸²

由此段可見，汪泰基的判斷是源於「紙簾紋闊」。簾紋紙雖常見於宋代古籍，但直到清前期還有使用簾紋紙印書的情況。因此其重點在於「闊」字，宋版紙簾紋間間隔是較寬的，元代中葉以後簾紋間隔較窄的紙才常見起來。但是在宋代以後，兩指左右寬簾紋的紙依舊被沿用下來。據田洪生《紙鑒》一書中的記載，兩指簾紋的紙類有宋「白麻紙」、宋「棉紙」（桑蠶紙）、元「黃麻紙」、元明之際「竹紙」等。⁸³而一指寬簾紋，直至金元之際「竹紙」才比較常見，此後衍生的紙類，簾紋明顯者多為一指寬。但是這並不能確鑿認定「紙簾紋闊」就一定是宋刊本，還需了解紙的類型是否沿用後世。

（1）紙張簾紋寬度

筆者至臺灣國圖調閱該書，汪氏所述「紙簾紋闊」，透過光線清晰可見，一般每半葉4條簾紋，簾紋間隔3.5釐米左右，約兩指寬。紙質較白透，色澤淡黃，表面光滑，比較符合宋「棉紙」或「麻紙」特徵。補版部分分為兩種，一種是後補卷中頻繁出現刻工的地方，另一種是在原刻卷中缺頁的填補，後者幾乎沒有刻工出現。兩種補版都有著相似的特徵，字體更為圓潤豐滿，對比之下紙質較黑黃，纖維雜質較多。用元明以後流行的窄簾紋紙，簾紋間隔1.5釐米左右，約一指寬。由此可以推斷，無論是原卷的修補，還是補卷，紙質都與原卷有所差異，間隔時間較久。而補版的兩種情況，紙質相近，應為同時或相近時間段進行的兩種修補。

（2）避諱

筆者觀其避諱較其他幾種存本更嚴格，對照「積餘藏麻沙本」、臺灣大學藏本、「鐵琴銅劍樓」舊藏本三種，其避諱者此本皆避之，其未避諱者，此本亦多避諱。例如卷21上〈貞曜先生墓志銘〉一文中，「貞」字無論是題目、文中還是目錄卷，皆闕筆避諱，而其餘版本皆不避。

另檢，「徵」、「郭」、「敬」、「弘」、「殷」等字多不避諱，「貞」、「匡」、「筐」、「構」、「溝」、「講」等字多闕筆避諱，亦有如「桓」字時避時不避。此種避諱情況雖難以稱避諱嚴謹，但即便宋版官刻之書，亦見避諱不嚴者。僅以比較說明，此本為同一系統中避諱較為嚴謹者。

（3）字體

⁸²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頁318。

⁸³ 田洪生：《紙鑒》（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3-19。

從所刊字體角度，此部版刻雋麗，版面規整，字不失靈氣。字形角度來看，是對於唐楷的模仿，頗有一些顏體的特徵，又與蜀刊顏體迥異，刀法略圓潤。從筆畫看，橫筆皆具備 10 到 15 度左右傾角；橫筆左輕右重，收筆回鋒；豎筆較橫筆略粗，豎畫起筆常自左上起筆。比對其他南宋存世古籍，字體接近於南宋福建刻《邵子觀物篇》與《漁樵問對》二書，陳先行雖然認為其為規矩的「柳體」⁸⁴，但筆者則認為其較柳體更為圓潤。劉元堂也認為，南宋中期以後的建本書法：「兼具顏之寬博與柳之骨力」⁸⁵。綜上所述特徵，結合李清志、陳先行等學者的總結，⁸⁶筆者認為該書字體較符南宋建本的字體特徵。

(4) 版式

從版式上看，拋開補板部分，原本皆為線黑口，此與前論三種亦不同，其他三種版口墨皆較粗，非線黑口，且墨印粗細多不一致。李致忠在《古書版本鑒定》一書中認為線黑口是南宋中晚期興起的，到了元明開始才採用黑口。⁸⁷此版本符合南宋的常見版式，其他三種基本符合元明時期的版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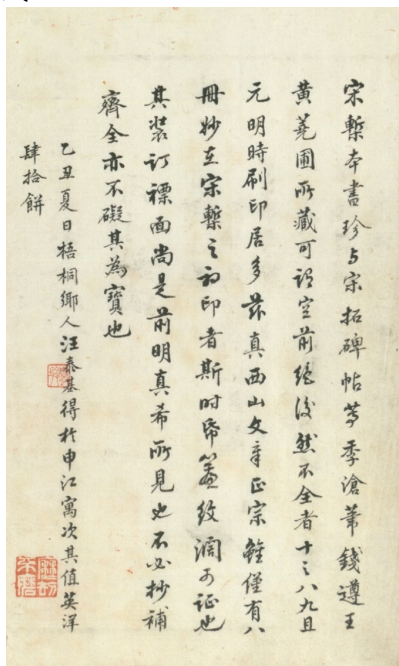


圖 8 汪泰基手書題記⁸⁸

⁸⁴ 陳先行：《古籍版本（修訂本）》，頁 221-222。

⁸⁵ 劉元堂：《宋代版刻書法研究》（南京：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博士論文，2012 年），頁 79-81。

⁸⁶ 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頁 51-52。陳先行：《古籍版本（修訂本）》，頁 14-26。

⁸⁷ 李致忠：《古書版本鑒定》（修訂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年），頁 111。

⁸⁸ 圖 8 由臺灣國家圖書館特藏組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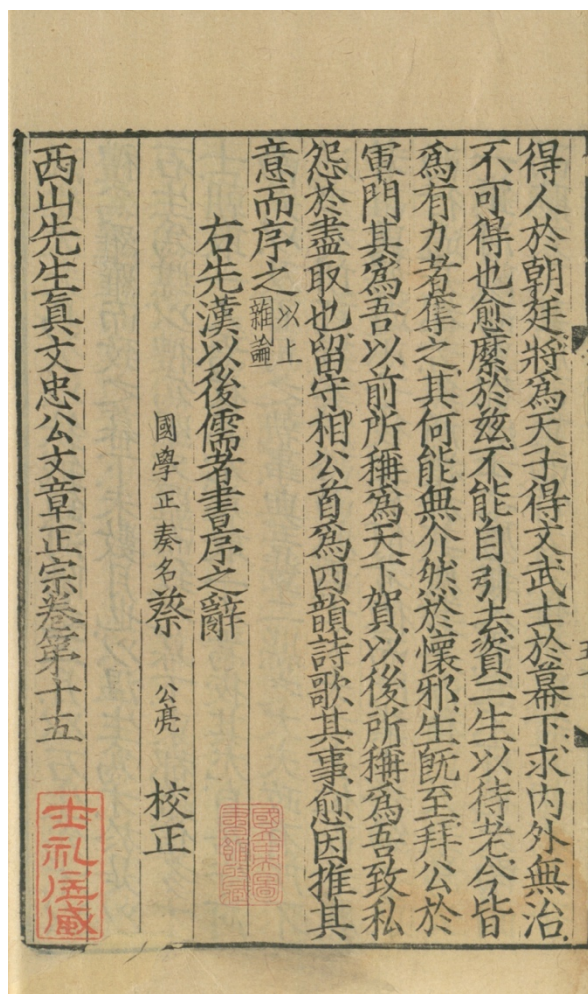


圖 9 臺灣國圖藏「宋版元補本」卷末題「蔡公亮校正」⁸⁹

綜上所論，都將此臺灣國圖殘卷的版本鑒定結論指向了宋刊，雖無法言之確鑿，但筆者也趨向於認同臺灣國圖的鑒定。

5. 臺北故宮博物院元刻本、明刻本之說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小字本系統三種，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載三種皆為 24 卷本且題名一致。兩套完整版，一為 24 冊（書號：贈善 003603-003626），一為 26 冊（書號：贈善 003627-003652），為沈仲濤捐贈，臺北故宮皆識為「元刊本」。另有

⁸⁹ 圖 9 由臺灣國家圖書館特藏組提供。

殘卷存卷 1、2、23、24，共計 4 卷（書號：故觀 015279-015280），為故宮觀海堂藏書，臺北故宮識為「明初刊黑口十行本」。⁹⁰但是比對便會發現，三者刻工一致，用紙刻印等基本相似，應屬同一版本。同地所藏三種有不同的認定，或為臺北故宮分別採其各自來源說法之故。

阿部隆一較為詳細的記載了這三套藏書，通過刻工、版式等信息，認定三種與臺大藏本同版。並根據刻工多參與《文粹》的翻刻，進一步推斷這四種存本皆為「元末明初建安覆宋本」⁹¹。雖較臺北故宮的認定而言更有說服力，但在《文粹》的翻刻時間節點未能確認的前提下，依舊是一種推測，需要進一步的論述，「覆宋」的說法也有待商榷。

綜上整理可略見各版本之大概，下文將結合刻工、避諱、行款等角度，探求各版本年代，分辨其間關係。

（二）小字本系統版本考

1. 各存本關係

小字本系統的源頭，當為臺灣國圖藏「蔡公亮校正本」，此版本確實「初印精絕」，且很有可能是唯一存見於世的小字本南宋殘卷。卷 15、卷 19、卷 20、卷 24，四卷末有題刊，可知或為原本，其間間有補頁，紙質存在差異，補頁有刻工「子中」等。另卷 21 上、下兩卷亦似原本，線黑口，無刻工，雖卷末未見題刊，然兩卷恰逢末行，下卷末有陰刻「卷終」，紙質同是寬簾紋，與補卷不同。

「積餘藏麻沙本」，徐乃昌言之鑿鑿謂之宋本，但筆者以為恐需要進一步從刻工進行考察。其為「游疇」、「游二」、「范汝」為首的刊工進行刊刻的，但此本後 4 卷方有大量刊工可考，前 20 卷絕少刊工。則產生兩種可能，其一為此本乃合兩個刊本而成，其二是此本或由於補刊等原因，僅後 4 卷多有刻工。

據筆者校對，「積餘藏麻沙本」所運用圈點符號多有以「○」（圈）書「。」代替「•」（句讀）的情況出現，但是由於此版本為圈點本，該版首卷「綱目」後「目錄」前有「用丹鉛法」一葉，其中言「字眼圈點，○」，臺灣國圖藏蔡公亮校正本於首卷「綱目」前亦有之。據此可以了解該系統本來是有「圈」這一標點符號存在的，若以小圈代替句讀，則極易出現誤識，而此小字本系統各圖書館藏書中，僅此版本廣泛且大量的採用以小圈代替句讀的情況，可知此種現象蓋是晚出本擅作更改。筆者對照此本前後諸卷，後 4 卷與前 20 卷出現此種現象的頻率幾乎一致，或可藉此判斷前 20 卷雖無刻工，但也很有可能出於同

⁹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下冊，頁 1194。

⁹¹ 日·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頁 154-155。

一批版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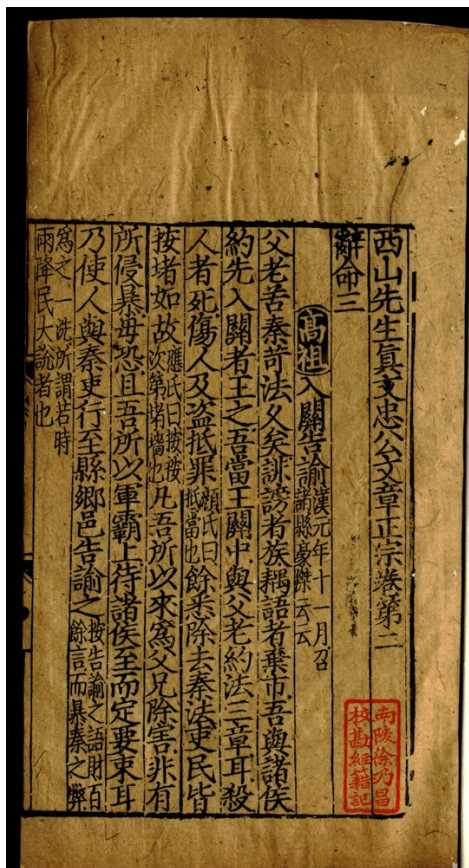


圖 10 「積餘藏麻沙本」卷 2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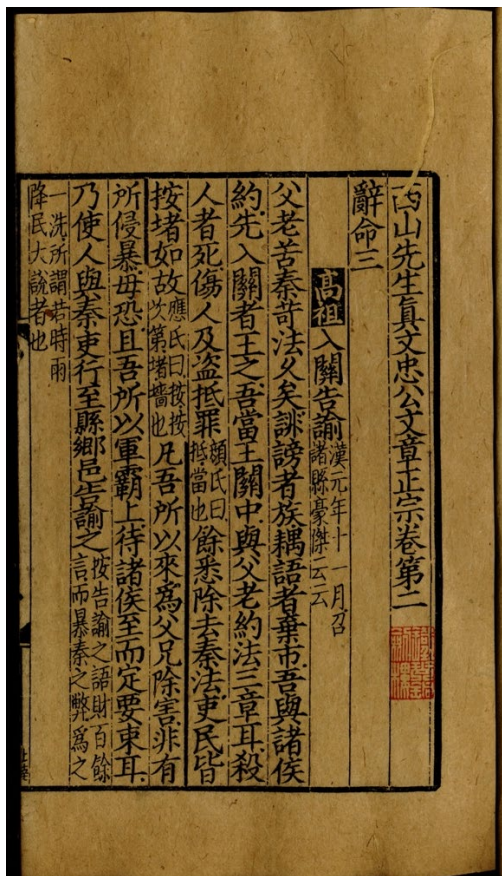


圖 11 「鐵琴銅劍樓藏元刻本」卷 2⁹³

中國國圖藏「鐵琴銅劍樓藏元刻本」，雖行款、字句同前述，但是由刻工、勘誤與每卷尾題記可知，非與蔡公亮校正本同版而出，刻字細節可略見差異，因此可知是由「士達」、「吳原禮」等人進行翻刻之本。然卷 22 至 23 刻工又同於「積餘藏麻沙本」，此復令人生疑。前文有言，根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與間蓋「鐵琴銅劍樓」朱印者，可知此本蓋配補而成。對照臺灣大學藏殘卷與臺北故宮藏本三種，刊工都能與此版前卷相應，故此可以斷定卷 22 至 23 並非此本原本，乃是同於「積餘藏麻沙本」。因此下文討論刻工年代時，將末幾卷刻工剔除而論。

⁹² 圖 10 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閱覽室」提供。

⁹³ 圖 11 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閱覽室」提供。

另目錄卷中「卷第二十二下」處間有壞版導致的字符缺損，與「積餘藏麻沙本」同，卷 2「粗抹」斷墨亦應是壞版所致，亦兩本同。差異者自卷 2 起，「積餘藏麻沙本」有葉陰刻「高祖」二字外緣為圓弧形狀，「鐵琴銅劍樓」舊藏本外緣為方形。再如前者版本遇「民」字常將末筆貫穿，後者卷 2 起見大量刊工姓名等，餘卷差異者蓋如此。

臺灣大學藏殘卷，刻工乃同於「鐵琴銅劍樓」舊藏本，為同版。同時此版亦與臺灣國圖藏蔡公亮校正本補卷同。至此可知小字本系統，至少有兩個翻刻的版本。

針對兩個翻刻版本另有兩點值得關注，其一是每逢版框高低有差異時，兩個翻刻版本所見版框高低差異俱同，例如卷 8 第九葉、十葉相連版，可見第九葉高於十葉，卷 10 第十七葉、十八葉相連版，可見第十八葉高於十七葉等。由此可知兩者或有覆刻關係。⁹⁴從同一角度對比臺灣國圖藏「宋版元補本」，便會發現作為小字本源頭的刊本，其版框的尺寸差異極小，很少出現不同高度者，因此兩種後出的版本，應為翻刻而非覆刻。其二是兩個翻刻版本卷 15、卷 24，刊刻細節與原本幾乎無異，且刻工俱鮮見。

2. 刻工考論

尾崎康提出：「既無刊記可據，則推論刊行時代，當以分析刻工為最妥。」⁹⁵此說雖然有所理據，然也不能盲從之，如覆刻本便有見將原刻工也同時覆刻者。另還有佚卷古籍為湊成完整本，取不同時代的刊刻本混入原本之中，若僅以某幾本中的刻工判斷，也會出現問題。

整理臺灣國圖藏「蔡公亮校正本」補卷、「鐵琴銅劍樓」舊藏本、臺灣大學藏殘卷、臺北故宮藏三種之刻工，將前所言有摻入他本疑慮者刪除，擇刊刻清晰者錄之。表設元刊與明初刊，並非言刊工刊書橫跨兩代，有補板、翻刻等諸多可能性，表後將詳論。

⁹⁴ 同時據前論圈點符號的差異，可知覆刻有可能是未包含圈點的內文覆刻。

⁹⁵ 日・尾崎康著，喬秀岩等編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頁 21。

表 2

刻工姓名	元刊本	明刊本
連彥	《南史》（元大德九路刊十史儒學本）、《北史》（元大德九路刊十史儒學本）	《歐陽忠文公集》（明洪武，蔡玘本）、《洪武正韻》（八行小字雙行二十四字）
江子名	《南史》、《北史》、《通志》（吳繹三山郡庠本）、《新唐書》（覆宋魏仲立本）、《文獻通考》（西湖書院本）、《遼史》（元至正杭州等路儒學本）、《金史》（元至正杭州等路儒學本）	《五朝名臣言行錄》（十二行二十三字）、《文粹》（覆宋本，十五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古史》（十四行二十四字）、《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國子監本）、《歐陽文忠公集》、《三蘇先生文集》（十四行二十六字）
（熊）汝敬	《南史》、《北史》、《文獻通考》、《宋史》（元至正杭州等路儒學本）、《金史》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黃禮之本）、《五朝名臣言行錄》、《文粹》、《歐陽文忠公集》、《三蘇先生文集》、《洪武正韻》、《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丘老	《南史》、《遼史》、《金史》	《五朝名臣言行錄》、《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史》、《文粹》
詹現	《南史》、《北史》、《金史》	《五朝名臣言行錄》、《文粹》、《歐陽文忠公集》
官永茂	《南史》、《北史》、《遼史》、《金史》	《五朝名臣言行錄》、《文粹》、《歐陽文忠公集》
陸宴	《南史》、《金史》	《五朝名臣言行錄》、《古史》、《唐文粹》、《歐陽文忠公集》
羅六	《南史》、《北史》、《遼史》、《金史》	《唐文粹》、《歐陽文忠公集》、《皇朝名臣續碑傳琬琰錄》（覆宋本，十五行二十五字）
魚（虞）亮	《南史》、《北史》、《遼史》、《金史》	《唐文粹》、《歐陽文忠公集》、《五朝名臣言行錄》、《慈溪黃氏日抄分類》
劉貫	《南史》、《北史》、《金史》、《遼史》	《文粹》、《歐陽文忠公集》、《皇朝名臣續碑傳琬琰錄》、《古史》

首先觀刻工元所刊本，史部為大宗，特別是《南史》、《北史》、《金史》、《遼史》四者。瞿冕良認為，上述刻工皆是在元代刊刻了這些版本後，又在明初刊刻了其他書籍，⁹⁶這在地理區隔與時間線上是不可靠的。其中《南史》原本為元大德十年刊本，屬於元大德九路刊十史儒學本，此本刊何郡未見於版心，經過日本神田喜一郎先生考眾方志等版本訊息，確定為廣德路學所刊。⁹⁷《北史》為信州路學所刊，《遼史》、《金史》又為元至正杭州等路儒學所刊。以《南史》、《北史》為例，廣德路在今安徽省廣德縣，信州路則在今江西上饒市轄內，兩地直線距離超過四百公里，而兩史又是同刊於大德十年。時間上，大德十年（1306年），至明洪武（1368年啟），相距半個世紀，亦恐無瞿所述之可能性。故此上述刻工所刊元本，唯有可能是明初補板或重刊。⁹⁸因此無論是阿部隆一稱「元末明初」，還是臺北故宮稱「元刊本」，都是不夠準確的。

尾崎康認為《南史》、《北史》有明初福建地區的覆刻本。⁹⁹趙萬里早在1933年即說明所藏《遼史》為「明初刻本」¹⁰⁰，是對元本的翻刻。張元濟也在《校史隨筆》中詳細區隔《金史》版本，認為至少有元刊本、明初翻刻本、再覆本三種。¹⁰¹由此可見，上述刻工參與刊刻的史書，皆存在明初刊本。且知刊刻地在閩地，李學智觀此本也稱「近乎閩刻」。¹⁰²綜合而言，此版本刻工，參與刊刻的上述史書，是閩地重刊的可能性，也要遠大於補板的可能性。復觀表格中明刊諸本，長澤規矩也認為《韻府羣玉》、《唐文粹》、《歐陽文忠公集》、《三蘇先生文集》等為同一批刻工所刊，多為明洪武二十年前後福州地區的翻刻本。¹⁰³郭立暄則認為明初洪武福州翻刻現已知已有十多種之多。¹⁰⁴由此可見，「鐵琴銅劍樓」舊藏本、臺灣大學藏殘卷、臺北故宮藏三種，極有可能是明初洪武福州翻刻宋本之一種。蔡公亮校正本補卷、補頁亦當此時出。

⁹⁶ 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50、165-166、205。

⁹⁷ 日・神田喜一郎：〈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考〉，《史林》第3號（1940年8月），頁354-365。

⁹⁸ 臺北故宮錄沈氏贈兩種，稱元刻本。根據是「其卷末有元人揭傒斯收藏鈐印，揭氏之卒年乃在元至正四年，其時猶未入明，愈見是本之刊行，必在元亡之前……」此說與上述考證向左。揭氏鮮被視為藏書家，亦未查見流傳至今的其他古籍蓋揭氏印，故筆者觀《宋劉松年樂志論圖》、《元趙孟頫蘭亭圖》等中揭氏印五種，與書中藏鈐印相較，唯此藏鈐印「斯」字獨用異體。因此，該印真偽有待進一步考辨。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年），頁146-147。

⁹⁹ 日・尾崎康著，喬秀岩等編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頁141。

¹⁰⁰ 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收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編：《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1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頁61-62。

¹⁰¹ 張元濟：《校史隨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140。

¹⁰² 李學智：〈臺大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頁79。

¹⁰³ 日・長澤規矩也：〈明初刊本五種〉，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3》（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頁331-335。

¹⁰⁴ 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58。

最後再觀「積餘藏麻沙本」刻工，《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中將刻工同於此本者與刻工同於表 2 者，分為兩種並列排，行款介紹皆同，同書為明初刻本。¹⁰⁵然筆者認為，此說尚待考量，故此復列此版本刻工於其下，選取方式一如上表。

表 3

刻工姓名	嘉靖刊本	萬曆刊本
游疇		《新刊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萬曆九年, 1581 年東海茅氏文霞閣刊本)
游二	《西山先生文章正宗》李彖、李磐本 (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年)	《新刊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
何好	《西山先生文章正宗》李彖、李磐本	
吳名	《諸史彙編大全》(嘉靖四年, 1525 年。金壇縣本, 九行二十二字)	
范汝	《西山先生文章正宗》李彖、李磐本	

此版本刻工較少，且常有難以辨識者，然從上述五位刻工所刊其他書目可見，其或為嘉靖、萬曆時期之人，是符合筆者上文存本考述中，認為其是晚出本之推測的。

至此小字本系統之存本考述，已經梳理出一個完整的脈絡。臺灣國圖藏「蔡公亮校正本」或為宋刊本，是後來諸多版本的原本。至明初洪武年間，福州地區刊工對此本進行了翻刻，即所見「鐵琴銅劍樓」舊藏本、臺北故宮藏本三種、臺灣大學藏殘卷。至明代中葉，復有刻工不同、圈點刊刻不同的重刊，即「積餘藏麻沙本」、臺灣國圖藏「元刊本」。然兩個重刊本葉間版框有差異處多一致，可認為明中葉本是對於明初翻刻本的覆刻。另有筆者未見全本，據各館藏書錄圖錄載同版本存本，與所見版本三種之刻工、版式皆同。筆者未能親至諸家圖書館參閱，僅從目錄得知，明初本存本較多，明中葉本則僅有三處留存。¹⁰⁶另《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將明中葉本與明初本並列稱明初本，根據上表，此一說法亦有待考量。下面列出本文討論的小字本系統之諸版本刊刻順序：

¹⁰⁵ 翁連溪：《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北京：線裝書局，2005 年），頁 1730。

¹⁰⁶ 明初翻刻本還有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藏本，中科院圖書館和紹興市魯迅圖書館藏殘卷。明中葉本還有上海圖書館藏本。見於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941-2942。翁連溪：《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頁 1730。

(1) 宋末建刊本

臺灣國圖藏「宋版元補本」，存 6 卷，書號：13657。(配補明初刊本)。

(2) 明初洪武間刻翻刻宋本

A. 中國國圖藏「鐵琴銅劍樓藏元刻本」，書號：04192。(配補明中葉刊本)。

B. 臺灣大學藏「宋刊本」，存 4 卷，書號：中善 1478。

C. 臺北故宮藏「元刊本」，書號：贈善 003603-003626。

D. 臺北故宮藏「元刊本」，書號：贈善 003627-003652。

E. 臺北故宮藏「明初刊本」，存 4 卷，書號：故觀 015279-015280。

(3) 明中葉覆明初翻刻本

A. 中國國圖藏徐乃昌舊藏「宋麻沙本」，書號：06295(較初印，有缺頁)。

B. 臺灣國圖藏「元刊本」，書號：13658(後印)。

四、兩系統比對與校勘

(一) 校勘意義

所謂目錄文獻之研究，章學誠以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所言甚是。《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在記錄小字本系統時書有案語，討論版本對於章句校讎之利。《三國志》中裴松之引諸葛亮〈再出師表〉中言：「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¹⁰⁷歷代受到了眾多質疑，認為諸葛亮書此文時，趙雲尚健在。馬植杰等學者認為〈再出師表〉是託名偽作，趙雲問題成為最為重要的論點。¹⁰⁸但是詳觀小字本系統翻刻兩種，此處皆書「然表趙雲」云云，以「表」解說同樣通順，於是便產生了後人誤刊的可能性。是時孫星衍門下洪頤煊見孫藏此版本，即言「始知俗本之偽。」¹⁰⁹查宋本《三國志》，其中中國國圖藏宋刻本書「喪」¹¹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衢州州學刻，宋元明遞修本中用異體字「喪」，然其版心書「嘉靖己未年」，應為遞修版。¹¹¹故洪的斷言可能還需進一步分辨，然此版本

¹⁰⁷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註：《三國志》(香港：中華書局，1971年)，卷 35，頁 923。

¹⁰⁸ 馬植杰：〈〈後出師表〉的作者問題〉，《馬植杰秦漢三國史論文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 214-222。

¹⁰⁹ 清·孫星衍著，焦桂美、沙莎標點：《平津館鑒藏書籍記》，頁 27。

¹¹⁰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註：《三國志》(中華再造善本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第 20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卷 5，頁 12。

¹¹¹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註：《三國志》(中華再造善本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衢州州學刻本)第 13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卷 5，頁 12。

確實也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校對宋明三種小字本版本，發現有後刊訛誤者。如臺灣國圖藏卷 19〈敘武帝討伐南粵〉一文中言：「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然而兩種明刊本此處皆將「姓」字誤刊為「姪」字，觀其原文之義及今存本，知是翻刻訛謬，可略見宋本價值。

（二）兩系統諸本對校

綜合比對宋大字本與小字本，若要討論兩個版本之間的優劣，需逐字校對。能提供這樣的比對場景者，唯美國圖書館藏卷 15 與臺灣國圖藏卷 15。對兩者進行對校，發現大字本除避諱不嚴的情況外，還有如下問題：

首先，大字本簡化的情況遠多於小字本，如每遇「蓋」字，小字本刊「蓋」，大字本皆刊「盖」。另如〈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一文中，小字本「炯然而輝」之「炯」字，大字本用較為簡便的「炯」等。更甚者，大字本篇名有简化字數的情況，篇名常見較小字本簡短者。

其次，大字本存在增字的情況，〈與李睦州論服氣書〉中，「是不可變之尤者也」一句，大字本作「是不可變化之尤者也」，小字本外訪查諸本，皆無此字，蓋刊刻增字。

最後，大字本有前後顛倒的情況，見於〈上考功崔虞部書〉，大字本將「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刊成「由乎人哉，不由乎人哉？」查小字本與今其他現存本，皆未見顛倒情況。此句應當典出孔子，《論語》中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¹¹²

由此可見，大字本版本是存在很多樣的問題的，但大字本更加完整，卷 15 收錄了〈送鄭尚書序〉、〈送水陸運使韓侍御序〉、〈送幽州李端公序〉三篇，小字本無之，且小字本刊刻同葉之中篇目相連，可知並非缺頁，蓋有所遺漏。觀元翻刻本目錄與臺灣國圖宋本目錄，知大字本卷 22 還有〈君子行〉一首，小字本無之。

小字本的問題則比較單一：脫字與誤刊錯字，各舉一例說明。脫字者如〈司馬遷答任安書〉中「然此可為智者道」一句中，小字本脫「然」字。誤刊錯字者如〈送董邵南序〉中「復有昔時屠狗者乎？」一句中，小字本誤將「狗」字刊為「獨」。小字本雖然問題單一，然脫字出現的較為頻繁。好在明兩種小字本翻刻時多有勘誤，但也出現了翻刻過程中新的誤刊。元翻刻大字本，則是完整依照原版翻刻，存在問題的地方也翻刻了下來。

（三）底本差異的可能性

¹¹² 春秋·孔子及其弟子著，宋·朱熹集註：《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第 2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頁 83。

卷10〈送董邵南序〉，觀宋大字本中，書「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又書「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觀小字本同一篇文章中，則書「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又書「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可見其中前句少一個「地」字，後句兩者一用「勝」，一用「稱」。兩處在語境中都沒有很明顯的差異，無法判斷對錯。因此筆者開始懷疑兩個版本，存在刊刻時所參考底本的差異。

〈送董邵南序〉在歷代古籍中，經過多次的刊錄，其中較早的版本應為《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和《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下》中。筆者檢之，《漢書》據「北宋刻遞修本」¹¹³、「慶元建安劉元起刻本」¹¹⁴兩種，皆有「地」字，且用「勝」。《史記》據「張元濟校宋黃善夫刻本」¹¹⁵、「北宋景祐監本史記」¹¹⁶兩種，皆無「地」字，且用「稱」。此處可以說明兩點，一是此文兩處異文的產生，早在《史記》與《漢書》的流傳系統之中就已經固定了下來。二是大字本與小字本系統，在刊刻時存在各自使用不同底本參照的情況，即大字本參考《漢書》或以《漢書》為參之選集等書目，小字本則參《史記》一脈。因未見如此明確可追溯底本者於卷15，即大小字本共有宋本之中，故不敢稱大、小字宋本參考不同，但可至少確斷宋大字本與小字本翻刻宋本之間存在著不同底本參考的情況，或亦可以解釋大字本一些增字之現象。

五、結論

本文討論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宋本存見，主要涉及大字本系統的《文章正宗》及小字本系統的《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兩個體系。

「大字本」系統，梳理了各地目前存見的藏本，討論了諸家觀點。首先比對美國圖書館藏殘卷及中國國圖藏殘卷，得出兩館藏殘卷原為一帙的結論。再討論柏克萊藏殘卷與西南大學圖書館藏殘卷，認為均與前兩種同版不同印。合四部殘卷而觀，得出了其皆為「宋大字本」的結論。最後論靜嘉堂等藏本非宋本，而是元覆刻本。

¹¹³ 漢·班固：《漢書》（中華再造善本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刻遞修本）第2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列傳卷34下，頁3、4。

¹¹⁴ 漢·班固：《漢書》（中華再造善本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慶元建安劉元起刻本）第5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卷64，列傳卷34下，頁3。

¹¹⁵ 漢·司馬遷著，霍松林、趙望琴主編：《宋本史記》（宋黃善夫刻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8冊，頁2943。

¹¹⁶ 漢·司馬遷：《史記》（影印北宋景祐監本）第35冊（臺北：二十五史編刊館，1955年），卷113，頁25、26。

「小字本」系統更為複雜，從「積餘藏麻沙本」之說入手，得出其並非宋本，而是明刊翻刻本的結論。並以此本與「鐵琴銅劍樓」舊藏本對校，知兩者有覆刻關係，同為明版。查臺灣大學藏「宋版」殘卷與臺北故宮藏三種，認為其與「鐵琴銅劍樓」舊藏本為同版。據紙質、避諱、版式等角度，指出原宋本或為臺灣國圖藏殘卷。最後考證了翻刻本的年代，梳理出小字本系統相互之間的關係。

筆者還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校勘，對兩個系統中：大字與小字宋本，大字宋本與小字翻刻本，小字本宋本與翻刻本、覆刻本，大小字宋本、翻刻本與宋本其他古籍，都進行了一些對校，得出兩個版本系統各自的優劣之處。大字本系統完整度更高，刊刻易於閱讀，但是字體多用簡化，篇名多簡略，間或有增字、順序誤刊等多種問題。小字本系統刊刻同樣較為清晰，且刊刻用字體考究，篇名完整，問題主要有脫字與錯字兩種，間有關篇現象。

關於翻、覆刻，大字本系統的元代覆刻本，今見者紙、墨、刊刻都遜於宋版，字跡不清，但是其翻刻完成度極高，可以略見宋版內容原貌。小字本系統兩種翻刻，刊刻雖也不及宋版，然紙、墨較之大字本元覆刻版好。小字本兩種翻刻對原本有所訂正，缺點是在翻刻的過程中出現了新的誤刊。

本文對一些陳舊、錯誤的版本鑒定提供了新的見解，**提出有「大字本宋本」、「元覆刻宋本」、「小字本宋本」、「明初翻刻宋本」、「明中葉覆明初刊本」**，為對宋版《文章正宗》內容的引用，對宋版書目及翻刻等研究，提供新的參考。綜上所述，若需要完整的版本進行研究，那麼大字本系統則提供了優秀的存見本；若需要以總集的角度閱讀，那麼小字本系統的易讀性更高；若需要對《文章正宗》的評點進行討論，那麼圈點俱存的小字本系統無疑是首選。

徵引文獻

古籍

- 春秋・孔子及其弟子 KONG ZI and QI DI ZI 著，宋・朱熹 ZHU, XI 集註：《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Si Shu Zhang Ju Ji Zhu • Lun Yu Ji Zhu* 第 2 冊（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35 年）。
- 漢・司馬遷 SI MA, QIAN：《史記》*Shi Ji* 第 35 冊（臺北 Taipei：二十五史編刊館 Er Shi Wu Shi Bian Kan Guan，1955 年，影印北宋景祐監本）。
- 漢・司馬遷 SI MA, QIAN 著，霍松林 HUO, SONG-LIN、趙望琴 ZHAO, WANG-QIN 主編：《宋本史記》*Song Ben Shi Ji*（西安 Xi'an：三秦出版社 San Qin Chu Ban She，2011 年，宋黃善夫刻本）。
- 漢・班固 BAN, GU：《漢書》*Han Shu* 第 26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3 年，中華再造善本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刻遞修本）。
- 漢・班固 BAN, GU：《漢書》*Han Shu* 第 52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3 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慶元建安劉元起刻本）。
- 晉・陳壽 CHEN, SHOU 著，南朝宋・裴松之 PEI, SONG-ZHI 註：《三國志》*San Guo Zhi*（香港 Hong Kong：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1971 年）。
- 晉・陳壽 CHEN, SHOU 著，南朝宋・裴松之 PEI, SONG-ZHI 註：《三國志》*San Guo Zhi* 第 20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3 年，中華再造善本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
- 晉・陳壽 CHEN, SHOU 著，南朝宋・裴松之 PEI, SONG-ZHI 註：《三國志》*San Guo Zhi* 第 13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衢州州學刻本）。
- 唐・柳宗元 LIU, ZONG-YUAN：《柳宗元集》*Liu Zong Yuan Ji* 第 3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9 年）。
- 宋・真德秀 ZHEN, DE-XIU：《文章正宗》*Wen Zhang Zheng Zong*，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5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宋・真德秀 ZHEN, DE-XIU：《文章正宗》*Wen Zhang Zheng Zong*（美國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 藏本）<https://www.loc.gov/item/2012402168/>（最後瀏覽日期：2021.6.20）

- 宋·真德秀 ZHEN, DE-XIU :《文章正宗》*Wen Zhang Zheng Zong*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藏本)
<https://wenyuan.aliyun.com/home/book?bookId=129> (最後瀏覽日期: 2023.11.26)
- 宋·真德秀 ZHEN, DE-XIU :《文章正宗》*Wen Zhang Zheng Zong* (中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藏本)
<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62584.0> (最後瀏覽日期: 2023.11.26)
- 宋·劉克莊 LIU, KE-ZHUANG 著·辛更儒 XIN, GENG-RU 箋校:《劉克莊集箋校》*Liu Ke Zhuang Ji Jian Jiao*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年)。
- 元·脫脫 TUO, TUO 等著:《宋史》*Song 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年)。
- 明·吳訥 WU, NE、徐師曾 XU, SHI-CENG、陳懋仁 CHEN, MAO-REN 等著:《文體序說三種》*Wen Ti Xu Shuo San Zhong*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年)。
- 明·楊慎 YANG, SHEN《升庵集》*Sheng An Ji*, 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70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年)。
- 清·紀昀 JI, YUN 等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 總集類二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2000 年)。
- 清·陸心源 LU, XIN-YUAN 著, 馮惠民 FENG, HUI-MIN 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Yi Gu Tang Shu Mu Ti Ba Hui Bi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年)。
- 清·瞿鏞 QU, YONG:《鐵琴銅劍藏書樓藏書目錄》*Tie Qin Tong Jian Cang Shu Lou Cang Shu Mu Lu*, 收入顧廷龍 GU, TING-LONG 等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926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年)。
- 清·孫星衍 SUN, XING-YAN 著, 焦桂美 JIAO, GUI-MEI、沙莎 SHA, SHA 等標點:《平津館鑒藏書籍記》*Ping Jin Guan Jian Cang Shu Ji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年)。
- 清·邵懿辰 SHAO, YI-CHEN 著, 邵章續 SHAO, ZHANG-XU 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Zeng Ding Si Ku Jian Ming Mu Lu Biao Zh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59 年)。
- 清·于敏中 YU, MIN-ZHONG 等著:《天祿琳琅書目: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Tian Lu Lin Lang Shu Mu Tian Lu Lin Lang Shu Mu Hou Bi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年)。

清·莫友芝 MO, YOU-ZHI 著, 傅增湘 FU, ZENG-XIANG 訂補, 傅熹年 FU, XI-NIAN 整理:《藏園訂邵亭知見傳本書目》*Cang Yuan Ding Lü Ting Zhi Jian Chuan Ben Shu Mu* 第 4 冊(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年)。

近人論著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 ZHONG GUO GU JI ZONG MU EDITORIAL COMMITTEE:《中國古籍總目》*Zhong Guo Gu Ji Zong Mu*(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年)。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 ZHONG HUA ZAI ZAO SHAN BEN GONG CHENG BIAN ZUAN CHU BAN WEI YUAN HUI 編:《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Zhong Hua Zai Zao Shan Ben Zong Mu Ti Yao*(北京 Beijing: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3 年)。

王文進 WANG, JIN-WEN 著, 柳向春 LIU, XIANG-CHUN 標點:《文祿堂訪書記》*Wen Lu Tang Fang Shu Ji*(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年)。

王重民 WANG, CHONG-MIN:《中國善本書提要》*Zhong Guo Shan Ben Shu Ti Yao*(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3 年)。

王重民 WANG, CHONG-MIN 輯錄, 袁同禮 YUAN, TONG-LI 重校:《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Catalog of R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年)。

王肇文 WANG, ZHAO-WEN:《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Gu Ji Song Yuan Kan Gong Xing Ming Suo Yin*(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年)。

田洪生 TIAN, HONG-SHENG:《紙鑒》*Zhi Jian*(太原 Taiyuan: 山西古籍出版社 Shan Xi Gu Ji Chu Ban She, 2004 年)。

石祥 SHI, XIANG:〈歷史中的大字與中字:宋元刻書實態的一個初步假說〉“Li Shi Zhong de Da Zi and Zhong Zi: Song Yuan Ke Shu Shi Tai de Yi Ge Chu Bu Jia Shuo”, 收入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ZHONG GUO LI SHI WEN XIAN YAN JIU HUI:《歷史文獻研究》*Li Shi Wen Xian Yan Jiu* 總第 46 輯(揚州 Yangzhou: 廣陵書社 Guang Ling Shu She, 2021 年), 頁 22-39。

北京圖書館 BEI JING TU SHU GUAN 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Bei Jing Tu Shu Guan Gu*

- Ji Shan Ben Shu Mu* (北京 Beijing: 書目文獻出版社 Shu Mu Wen Xian Chu Ban She, 1987 年)。
- 西南大學圖書館 SOUTHWEST UNIVERSITY LIBRARY 編:《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珍貴古籍圖錄》*Catalogue of Rare Ancient Books in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Library* (重慶 Chongqing: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年)。
- 李弘毅 LI, HONG-YI:〈西南師範大學藏宋版《文章正宗》殘本簡介〉“Xi Nan Shi Fan Da Xue Cang Song Ban Wen Zhang Zheng Zong Can Ben Jian Jie”,《文物》*Wen Wu* 第 6 期 (1997 年 6 月), 頁 79-81。
- 李弘毅 LI, HONG-YI:〈殘宋本《文章正宗》考述〉“Can Song Ben Wen Zhang Zheng Zong Kao Shu”,《文獻》*Wen Xian* 第 1 期 (2009 年 1 月), 頁 180-181。
- 李致忠 LI, ZHI-ZHONG:《古書版本鑒定》(修訂本) *Gu Shu Ban Ben Jian Ding Xiu Ding Ben* (北京 Beijing: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7 年)。
- 李清志 LI, QING-ZHI:《古書版本鑒定研究》*Gu Shu Ban Ben Jian Ding Yan Jiu*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 CO., LTD., 1986 年)。
- 李學智 LI, XUE-ZHI:〈臺大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Tai Da Cang Song Ban Xi Shan Xian Sheng Zhen Wen Zhong Gong Wen Zhang Zheng Zong”,《圖書館學刊》*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第 1 期 (1967 年 4 月), 頁 77-79。
- 金夢琪 JIN, MENG-QI:〈《文章正宗》宋元版本述考〉“Wen Zhang Zheng Zong Song Yuan Ban Ben Shu Kao”,《文教資料》*Wen Jiao Zi Liao* 第 7 期 (2020 年 3 月), 頁 22-25。
- 徐乃昌 XU, NAI-CHANG 著, 柳向春 LIU, XIANG-CHUN、南江濤 NAN, JIANG-TAO 整理:《積學齋藏書記》*Ji Xue Zhai Cang Shu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4 年)。
- 徐乃昌 XU, NAI-CHANG:《積學齋藏書記》*Ji Xue Zhai Cang Shu Ji*, 收入李萬健 LI, WAN-JIAN 等編:《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Qing Dai Si Jia Cang Shu Mu Lu Ti Ba Cong Kan* 第 18 冊 (北京 Beijing: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0 年)。
- 翁連溪 WENG, LIAN-XI:《中國古籍善本總目》*Zhong Guo Gu Ji Shan Ben Zong Mu* (北京 Beijing: 線裝書局 Xian Zhuang Shu Ju, 2005 年)。
- 馬植杰 MA, ZHI-JIE:〈〈後出師表〉的作者問題〉“Hou Chu Shi Biao de Zuo Zhe Wen Ti”,《馬植杰秦漢三國史論文選》*Ma Zhi Jie Qin Han San Guo Shi Lun Wen Xuan* (武漢 Wuhan: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2001 年), 頁 214-222。
-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Guo Li Gu Gong Bo Wu Yuan Shan Ben Jiu Ji Zong Mu* 下冊 (臺北 Taipei: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 Palace Museum, 1983 年)。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IAN JI WEI YUAN HUI 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Guo Li Gu Gong Bo Wu Yuan Cang Shen Shi Yan Yi Lou Shan Ben Tu Lu* (臺北 Taipei：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986 年)。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 GUO JIA TU SHU GUAN TE CANG ZU 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Guo Jia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Zhi Chu Gao* (臺北 Taipei：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1999 年)。
- 張元濟 ZHANG, YUAN-JI：《校史隨筆》*Jiao Shi Sui Bi* (西安 Xi'an：西北大學出版社 Xi Bei University Press, 2019 年)。
- 張延厚 ZHANG, YAN-HOU：《皇清書史》*Huang Qing Shu Shi*，收入《遼海叢書》*Liao Hai Cong Shu* 第 5 集 (瀋陽 Chenyang：遼海書社 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1933-1936 年)。
- 張秋娥 ZHANG, QIU-E：《宋代文章評點研究》*A Study on the Annotation and Punctuation Of Article in the Song Dynasty* (武漢 Wuhan：武漢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 Wuh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10)。
- 張智華 ZHANG, ZHI-HUA：《南宋的詩文選本研究》*Nan Song de Shi Wen Xuan Ben Yan Jiu* (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年)。
- 張寶三 ZHANG, BAO-SAN：〈臺灣大學所藏珍本東亞研究資料特展〉“Tai Wan Da Xue Suo Cang Zhen Ben Dong Ya Yan Jiu Zi Liao Te Zhan”，《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訊》*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 Letter* 第 51 期 (2004 年 7 月)。
- 張寶三 ZHANG, BAO-SAN 主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Taiwan Da Xue Tu Shu Guan Cang Zhen Ben Dong Ya Wen Xian Mu Lu* (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年)。
- 郭立暄 GUO, LI-XUAN：《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Zhong Guo Gu Ji Yuan Ke Fan Ke and Chu Yin Hou Yin Yan Jiu* (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 Xi Shu Ju, 2015 年)。
- 陳先行 CHEN, XIAN-HANG：《古籍版本(修訂本)》*Gu Ji Ban Ben Xiu Ding Ben* (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2020 年)。
- 陳怡薇 CHEN, YI-WEI：《臺灣公藏宋版書調查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Song Rare Books in Public Collection in Taiwan* (臺北 Taipei：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Tamk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 2009 年)。DOI：10.6846/TKU.2009.00856。
- 傅增湘 FU, ZENG-XIANG 著，傅熹年 FU, XI-NIAN 整理：《藏園群書經眼錄》*Cang Yuan Qun Shu Jing Yan Lu* 第 5 冊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年)。

- 趙萬里 ZHAO, WAN-LI:《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Bei Ping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收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Library Press 編:《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Ming Qing Yi Lai Gong Cang Shu Mu Hui Kan* 第 15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8 年)。
- 劉元堂 LIU, YUAN-TANG:《宋代版刻書法研究》*Song Dai Ban Ke Shu Fa Yan Jiu*(南京 Nanjing: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博士論文 School Of Fine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12 年)。
- 劉薈 LIU, QIANG 著:《天祿琳琅知見書錄》*Tian Lu Lin Lang Zhi Jian Shu L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17 年)。
- 錢倉水 QIAN, CANG-SHUI:《文體分類學》*Wen Ti Fen Lei Xue*(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 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2 年)。
- 瞿冕良 QU, MIAN-LIANG:《中國古籍版刻辭典》*Zhong Guo Gu Ji Ban Ke Ci Dian*(蘇州 Suzhou:蘇州大學出版社 Su Zhou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年)。
- 羅振常 LUO, ZHEN-CHANG 著,汪柏江 WANG, BO-JIANG 等整理:《善本所見錄》*Shan Ben Suo Jian L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4 年)。
- 嚴紹璽 YAN, SHAO-DANG 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Ri Cang Han Ji Shan Ben Shu L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年)。
- 日・阿部隆一 ABE RYUICHI:《增訂中國訪書志》*Chugoku Hoshoshi*(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yuko Shoin, 1983 年)。
- 日・河田熊 KAWADA TAKESHI 著,杜澤遜 DU, ZE-XUN、李寒光 LI, HAN-GUANG 等點校:《靜嘉堂秘籍志》*Seikado Bunko Secret Collection of Ancient Books*(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6 年)。
- 日・尾崎康 OZAKI YASUSHI 著,喬秀岩 HAXIMOTO, HIDE MI 等編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Research on the Song and Yuan Editions of Official History*(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年)。
- 日・長澤規矩也 NAGASAWA KIKUYANENPU:〈明初刊本五種〉“Ming Chu Kan Ben Wu Zhong”, 收入《長沢規矩也著作集 3》*Zhang Ze Gui Ju Ye Zhe Zuo Ji III*(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yuko Shoin, 1989 年), 頁 331-335。
- 日・神田喜一郎 KANDA, KIICHIRO:〈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考〉“A Study on Ta-tê Chu-lu Edition of the Seventeen Dynastic Histories of China”, 《史林》*Shi Lin* 第 3 號(1940 年 8 月), 頁 354-365。

- 日・靜嘉堂文庫 SEIKADO BUNKO 編著：《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図録》*Jing Jia Tang Wen Ku Song Yuan Ban Tu Lu*（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yuko Shoin，1992 年）。
- 美・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UC Berkeley. East Asian Library 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rare books in the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5 年）。

Re-examining: *Wen Zhang Zheng Zong* of Song Edition

ZHANG, JUN-YUAN

(Received July 6, 2023 ; Accepted October 12, 2023)

Abstract

“*Wen Zhang Zheng Zong*” (文章正宗), an antholog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terature on stylistics, article study, and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a central but rare literature of bibliography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to this day through various editions of Song Dynasty (Song editions) or re-carving-based Song editions. Due to its significance, there have been some studies related to this literature with focus on Song edi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are limited as some problems are identified in the libraries’ authentications of collections. This research uses nine books of *Wen Zhang Zheng Zong* as material that are likely to be Song edition, and categorizes them into two systems. Those nine works are considered to car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edition according to their libraries, museums and this study. To explore the rare book among them, this research re-examines the two systems and analyses re-carving and reprinting across different eras in both systems. By carrying out preliminary proofreading and cross-checking of the books between the system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books and scenarios they can apply to.

Keywords: *Wen Zhang Zheng Zong*, Zhen De Xiu, Song Dynasty editions, Fan Ke(the re-carved edition), Rare books, Anthology